

少年，十岁才出头。少不更事，柔弱懵懂，却有了自己的个性和态度。

我上的四师附小，紧邻今时的世博会规划区，于1909年落成。进门右手有栋红楼，外立面由红砖砌成。楼前几株老树枝繁叶茂。紧挨红楼的西侧，是一大块“学农园地”。科常老师带领我们在那儿种青菜、蓖麻、向日葵，还在园中种小黑屋里的木桩上培育木耳等，那里藏着我们不少秘密和快乐。天晴的日子，我们在主操场做早操，负责喊口令和播放早操音乐的体育老师气昂昂地站在红楼广播室窗前，老师铿锵有力的口令声依然回荡脑海……

追忆起来，上世纪70年代学校充满“开门办学”的色彩，以学文化知识为主，兼学工农兵。在语算外体等课之外，还设有“劳动课”。校园东南隅几排平房里悬挂“劳动教室”木牌。我们每周有半天待在那儿灌装胶水。透明胶水盛放于玻璃容器，容器底部有只龙头，一开一关之间，小小年纪的我们也能飞快地将一只只塑料瓶灌满，将它们拧上盖，且做到没有胶水溢出。据说胶水是“熊猫牌”，能为国家出口挣外汇。通过劳动教育，我们胸怀“亚非拉”。

一度，一本刊载《三字经》以及“孔老二”生平的小册子被发到我们手中。在我们眼里，那是天书或奇书。后来区里来人旁听我班公开课，那天绰号“榔头”的男生出人意料地从书桌里拿出一张报纸，站着读一段报上登的文章，然后谈他对“融四岁，能让梨”这句的见解，不料引发同学热议。有的质疑孔融让梨“动机不纯”，是道德虚伪的表现；有的认为动



说起钓鱼，就得先说小时候，钓鱼对我来讲真是稀松平常事。

找根细毛竹作鱼竿，向大人讨根线和钩，再到公鸡身上拔根硬羽作浮漂，到修车师傅那里要一段气门芯皮管剪一小段固定羽毛，最后再剪出一些牙膏皮片作鱼钩下沉的配重块（最好是能找到铅皮），钓鱼的渔具就做好了。

这样一套钓鱼渔具成本很低，却给我的童年带来很多的乐趣。我家乡水域多，真是钓鱼的乐土。

记得有一个暑假，正好是农忙双抢插秧季，我扛着鱼竿来到一个溪坝，溪坝下面一片注满水的农田，名字叫“下坝”。

农田田字字形分隔成一块一块，有些落差，分出层次，有点梯田的意味，但没有云南元阳梯田那么壮观。水中倒映着蓝天白云，插过秧的绿莹莹，没插秧的蓝汪汪。星星点点分散着许多弯腰曲背的农人。

种田一般都要选择早晨或者傍晚，中午温度太高，人吃不消。早晨秧的秧苗经过中午容易被骄阳灼伤，傍晚种的经过一夜更容易成活，家乡管这叫“还魂”。因此多数是选择一早在秧苗田拔秧，到傍晚再插秧。

很多人可能不懂为什么早晨拔

机只是旁人揣度，孔融知礼谦让的品德值得学习。恰同学少年，你一言我一语，十分热闹。我记得，当年老师没有硬塞个“标准观点”给我们，却说：“你们课后继续讨论并思考，自己得出结论。”这在我的心底，无疑埋下了一粒思想的种子。

当年小学里成立了不少兴趣小组，有文艺小分队、美术兴趣组、航模制作组、无线电小组、田径队、乒乓队等，这些折射了七十年代的学风。我念小学二年级时入选美术兴趣组，指导老师叫吴傲芦。吴老师酷爱绘画，经常带领我们外出写生，或去江南造船厂画万吨水压机，或去川沙河养殖场画膘肥体壮的猪们，或去动物园画熊猫、大象、长颈鹿。是他教我们懂得造型训练，以及如何画出真实感受。记得我曾问：何为真实感受？吴老师举例说，工人师傅自力更生造出载重大卡车，其车轮比你们学生身子还高一头，若画它们，先要努力画得像，然后要设法画出轮胎比小学生个头更高的直觉或趣味……噢，原来是这样！在他指导下，我小学三年级完成的油画习作《傍晚的江南造船厂》，入选1974年上海市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后来，吴老师调任卢湾区少年宫，我便进了少年宫美术组。那里有审美启蒙，也有梦想出发。

少年之梦想，奇幻且斑斓。往往听完一个故事，看了一部电影或一本连环画，都会激起我们一段美妙的憧憬。其间，顽皮、打闹、愠气、争斗等如影相随，时刻会发生。

班里有个女生，长得像“林妹妹”，谁见她都忍不住多瞥几眼。她是班里文艺骨干，经常参加学校演出。但她性格并不柔弱，敢跟男生叫板，也敢横眉冷对“登徒子”。一天，午间放学回家吃饭，爱闹

秧，种下秧的又拔了？不是，拔秧的秧苗田里是当初撒种子密集培育的秧苗，到双抢季才开始大面积疏散转种。

我小舅舅家的田就在坝下，正好那天两姨夫来帮忙，等于是很多亲戚一边种田，一边看我钓鱼。而我呢就一边钓鱼，一边看他们插秧种田。

小孩子都有争强好胜爱显摆的心态，这么多亲戚看着，还时不时传来几句夸我年幼能干的话，我铁了心要拿出点成绩不可。

溪中有一头水牛，牵牛绳一头拴在沿坝栽的桃树枝干上。水牛只露出个头在水面，不停地咀嚼着。这应该是它最幸福的时刻，因为剩下的时间不是在耕田就是在拉货，即使晚上蹲牛棚也经受着各种蚊虫的叮咬。

我提到的水里的这头水牛还真是神牛，它的这个位置水深流缓，真是为我先预定了一块钓鱼的宝地。更妙的是它身上沾着各种粪便草料，

我家住在一楼，阳台外是一片草地，不记得是哪一天，突然发现草地上长满了各色野花野草。

窗外的野草疯长，一天，我百无聊赖坐在窗台上，突然发现去年种在窗下的蜀葵开出了第一朵花，如红丝绒般艳丽！我兴奋地对小宝说：“快来看蜀葵，开花啦！”上网课上到东倒西歪的小宝一听就来劲了，赶紧跑过来看：“是真的！开花啦！好漂亮！”我沉醉在蜀葵的美丽带给我的激动中，旁边的小宝却开始问我蜀葵旁边的白色小花是什么？还有靠西边草地上那一丛开着米粒点大的紫色小花叫什么名字？这可让老母亲犯了难。我知道玫瑰、月季、栀子、白兰、蜀葵、茉莉……但是这些野花，虽然从小也见过，但是除了蒲公英、狗尾草，大部分都叫不出名字。

突然想起前两年被某育儿公众号种草了一套儿童彩绘植物书，自从买了以后一直闲置在角落，急忙把它们找了出来给小宝。小宝看着看着就欢呼起来：“妈妈，妈妈，那种白色的小花应该叫一年蓬！”我对照着图片，觉得还真是！过了几天，小宝又判定那种紫色的小花应当是救荒野豌豆。于是，小宝兴致勃勃地开始了他的“植物探寻之旅”。

我们一有机会就到草地上进行实地探究：观察一年蓬花瓣落下后真如飞蓬般飘散，奇怪为什么一年蓬花瓣的颜色会从白色慢慢变成淡紫红色；摘下救荒野豌豆成熟的豆荚，轻轻一弹，黑紫色的小豆子们就飞蹦出来，落入草丛；看到第一朵牵牛花悄悄绽放，经过对比，确定它和旋花的叶子确实不同，但是它还是属于旋花科；宽大的车前草叶子紧贴着地面，无惧人车踩踏，所以名为“车前草”，小宝还摘下两根车前草长长的花序，互相勾连，我拉一根，他拉一根，看谁的先断。

小宝沉浸其中，越来越喜欢观察植物，把

的男生勾肩搭背，跟在几个女生身后连连起哄，评头论足。绰号“长脚”的男生仗着个子高，居然伸手拉扯“林妹妹”的羊角辫。“林妹妹”岂是好惹的，说时迟那时快，她突然转身，对准“长脚”飞起一脚，踢得他哇哇直叫，步履也踉跄了。“林妹妹”从此立了威，男生见她离丈把远。等到旧伤好忘了疼，又玩到一块儿，却再没男生敢轻薄她，私下都称其“野玫瑰”。

南卢湾少壮，一脚踏大自然里树叶，每一片都不一样。

我们是追风者，想哪儿去哪儿，无知无畏。我十一二岁时随口说想去外滩，几个伙伴问路后便毅然在鲁班路登上12路电车，摸索着去数公里外

就像钓前替我先投放鱼饵打了窝。

一下钩，鱼就上嘴，鱼竿上上下下，坝下种田的人看我不像钓鱼，像油田的磕头机在打油。有时候，一拉钩，上来的鱼并不是钩在嘴里，而是钩在肚子上的某处，可见鱼之密集。

不一会儿脸盆就满了，坝下的亲戚们夸我是小能手，我就更想表现了，动作也更麻利起来。突然，浮漂漂的一下直刺水里，我连忙提竿，用力不起，我想这下遇到大鱼了，兴奋简直冲昏头脑，使劲从各个方向提竿，慢慢地，水中浮出一个庞然大物，看清楚了，原来是水牛站起来了，扎进鱼钩的牛尾巴翘得半天高。

记得小时候听说练武当中有一门基本功，就是每天长时间盯着一片树叶看，练眼力，最后可以练成百步穿杨，对手打拳过来你能看着像慢镜头。我想钓鱼之所以受人欢迎，关键在于这件事只要求我们盯着一个很小的目标，而结果却往往会带来不期而然的大惊喜。也就是说心理成本很低，收获往往很大，完全是一件心理贸易顺差的大买卖。

于是，我也更明白了当下为什么那么多人重装出行，垂钓乡野。比起很多事来讲，钓鱼实为有趣多了。

荒芜与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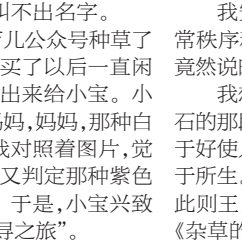
杨 蕾

一阵轰隆声过后，草地恢复了之前的平整。一会儿，小宝来到了草地上，他立刻大叫起来：“怎么变成了一片荒漠！谁干的？我的一年蓬！我的救荒野豌豆！”他把修剪好的草坪说成是荒漠，一开始我觉得好笑，可是看到小家伙真要哭出来的样子，又不禁替他难过起来，连忙安慰他：“野豌豆的种子差不多都蹦出来了，明年一定还能再长出来，还有车前草不是还在那里吗？”“可是花已经被割掉了！”他仍然悲愤难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这么有趣、这么丰富多彩的植物园给毁了。

我安慰着他，心里感叹着大人眼中的正常秩序和小孩眼中的巨大不同，繁荣和荒芜竟然说的是同一片风景。

我想起了苏轼用风景作比喻来评价王安石的那段话：“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也想起了理查德·梅比在《杂草的故事》中对“杂草”定义的重新探讨；想起了《风景与权力》中所谈到的意识形态话语对何为“风景”的深刻影响……但是这些我现在都无法说给眼前这个伤心的小男孩听。我也很内疚自己已经读了前人这么多的论述，却还是如此单一武断——有了理性的认知是一回事，心理上真正接受又是另一回事。

幸好如《杂草的故事》中所说，“杂草”的生命力很强，而且很多“杂草”的种子为了预防毁灭性的打击，不会同时发芽，果然，不久，一年蓬又零零星星地出现在草地上。而且随着季节转换，初夏来临，我们又惊喜地在草地



看轮船。当那儿的海关大楼响起金石撞击般的雄浑声音时，我们都安静下来，一边竖耳聆听半空里奏乐，一边遐想。我还多次不惧路途，纯靠脚力去古色古香的豫园、文庙旧书摊等闲荡。最冒险的一次是下午放学后去南京东路，伙伴们在人头攒动的第一百货公司楼下走散了。我在橱窗前等啊等，天擦黑也找不见人，只得凭印象沿18路电车站疾步往南。到家自然错过晚饭时间。又急又气的母亲得知我独自走了近两个小时，差点儿掉泪；父亲见状，只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少年时代存在着少年光辉，那是稍纵即逝的孤勇和自信。

那套书也看完了。这个厌烦数学计算题和写字的一年级小朋友把各种植物的科属、特性记得清清楚楚。

随着割草工修整草地，

编者按：城市在变美，生活在变好。为喜迎党的二十大，市委老干部局在全市离退休干部中开展“畅谈新成就 助力新发展”征文活动。老同志们用手中的笔讲述亲身经历和身边发生的故事，记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生的可喜变化，抒发爱党爱国的情怀，展示对未来发展的美好向往和坚定信心。十日谈今起择优刊登一组“吾生有幸逢盛世”。

当我们打开水龙头就能接到干净的自来水时，有没有想过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自来水不是“自来的”，而是经过自来水厂严格、科学的处理后，达到饮用水的标准，通过管道输送，送达千家万户。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长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下游，是一座依水而建、凭水而兴的城市。上海不缺水，但缺少优质的淡水，属典型的水质性缺水城市，缺优质的原水。

1883年，英商建造了杨树浦水厂。杨树浦水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化水厂。部分上海市民开始用上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来水，在当时称为“洋水”，是奢侈品，主要供应给洋租界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市的发展，自来水进入了家家户户。上海的自来水，正朝着更好、更高、更安全、更可靠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自来水厂有了大发展，自来水厂在取水口和工艺上都大大提升。自来水，是我们的前辈几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

我长期从事水处理工作，对“水”情有独钟，十分关心上海自来水的点滴变化。我以前在上海杨树浦电厂工作时，每年11月份到次年3月份，都会遇到海水倒灌现象，原水氯离子含量较高，口感是咸的。这样的原水，对水处理设备造成严重影响，也间接影响电厂安全。此时只能使用深井水，而用深井水最大的问题是，大量抽取地下水会引起上海地面沉降。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上海改变以往以黄浦江下游为水源的状况，逐步以黄浦江上游水和长江水为水源。目前，上海有四大水库：青草沙水库、陈行水库、崇明东风西沙水库和金泽水库。另外还有宝山湖，宝山湖主要供应宝钢生产和生活用水，也可作为上海的备用水库。



上发现了一枝独秀的半夏，在小区其他地方发现了马齿苋，并移栽在我们窗下。在其他邻居的花圃里认识了萱草、花椒树、百日菊。渐渐地，小宝的植物学知识已经超过了，他一眼就能分辨出马齿苋和喜旱莲子草的不同，而我却在除草的时候举棋不定；他告诉我桔梗和洋桔梗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植物；还有为什么种子的第一对叶片比后来长的叶片都要小……

我的小宝不是天才神童，他只是千万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中的一个，但即使如此，作为父母，我仍然惭愧：有时候，不是我们大人在教育孩子，而是孩子在教育我们。

四大水库建成后循环存储淡水，企业抽取地下水大幅减少，上海地面沉降在2005年基本得以控制。这些水库循环储存优质淡水，解决了部分市民在冬天吃到咸自来水的问题，这是造福于民的大事。

自来水用液氯消毒工艺，是国内外常用的消毒方法。为了保持自来水的消毒效果并避免在向用户输送管网的过程中受到微生物污染，自来水中的残留氯含量有一定标准。以前，为确保杀菌效果，往往提高余氯量，市民会闻到刺鼻的氯气味。随着自来水厂工艺的改进，强调“精准”，不断调整液氯加入量，在保证水质的前提下，减少了氯气味，使市民的满意度提高了。

上海的自来水能不能直接饮用？答案是肯定的。饮用水标准有106项，出厂的自来水都是合格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但这里有个“水龄”，即自来水出厂经管道输送（有的还要经过水箱），才能到达每户，时间有长有短。“水龄”长，水中余氯全部消耗掉，在水箱中还有滞留时间，这样水就容易受到污染或滋生细菌。所以，自来水最好是烧开喝。

由于历史原因。上海供水管网老化，市政府在2009年全面实施供水管网改造和小区二次供水管道更换。改造后，管网系统水压稳定，爆管现象大大减少，小区水箱也由供水部门专业人员每年清洗2次，区域性低水压已明显改善，市民用水更放心了。

上海自来水中的矿物质品质丰富，含量极微，配方合理，是上佳的矿泉水。家中水壶和热水瓶中经常出现有水垢，水垢不是污垢，是自来水加热过程中，钙和镁等离子的析出，这个就说明自来水中含有矿物质，对身体无害。

实践证明，上海寻“水”之旅，走得对，走得正确，符合上海的实际情况。上海将进行自来水深处理，工艺不断改进，上海的自来水正向着世界先进水平迈进。

一条河流的时间简史承载的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亲切且充满烟火气。

十日谈
吾生有幸逢盛世
责编：刘芳